

野草

YECAO
LUXUN

鲁迅 著



他在完成一次内心的突围，
将自我的生命体验融入对现实的思考。
他在做一次自我的解剖，
每一篇都是最真实的心灵档案。



天津人民出版社

野草

YEC
CAO

LUXUN

鲁迅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草 / 鲁迅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6
(美文馆)

ISBN 978-7-201-07078-0

I. ①野…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诗歌—选集
IV. ①I2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468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目录



· 野草

题辞/3

秋夜/6

影的告别/9

求乞者/11

我的失恋/13

复仇/16

复仇(其二)/18

希望/21

雪/24

风筝/26

好的故事/29

过客/32

死火/39

狗的驳诘/42

失掉的好地狱/43

墓碣文/46

颓败线的颤动/48

立论/51

死后/53

这样的战士/58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60

腊叶/63

淡淡的血痕中/65

目录



一觉/67

· 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73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87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89

大观园的人才/91

论“他妈的！”/94

流氓的变迁/99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
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
病/102

豪语的折扣/108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11

“人话”/115

女人未必多说谎/118

男人的进化/121

言论自由的界限/124

考场三丑/127

我观北大/129

青年与老子/132

查旧帐/135

从讽刺到幽默/138

从幽默到正经/140

大小骗/142

漫骂/144

推背图/146

目录



中国人的生命圈/149
各种捐班/151
中国人的奇想/153
我谈“堕民”/156
我要骗人/159
“小童挡驾”/164
批评家的批评家/166
野兽训练法/168
安贫乐道法/170
玩具/172
观斗/174
上海的儿童/176
文学上的折扣/178
电的利弊/181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83
火/193
礼/196
读书忌/199
阿金/202

野 草

他在完成一次内心的突围，将自我的生命体验融入对现实的思考。他在做一次自我的解剖，每一篇都是最真实的心灵档案。愈孤独愈坚毅，愈悲愤愈执著，走进他内心的方式只有一种，因为他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

——编者

题 辞^[1]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3],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4]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5]。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

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①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三八期，在本书最初几次印刷时都曾印入；一九三一年五月上海北新书局印第七版时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抽去，一九四一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三十年集》时才重新收入。

本篇作于广州，当时正值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反共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后不久，它反映了作者在险恶环境下的悲愤心情。

本书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致萧军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其中某些篇的文字较隐晦，据作者后来解释：“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2]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者在广州作的《怎么写》（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曾描绘过他的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3] 大欢喜 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4] 陈死人 指死去很久的人。见《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5] 地面 比喻黑暗的旧社会。作者曾说,《野草》中的作品“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

[6] 白云楼 在广州东堤白云路。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作者由中山大学“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秋 夜^[1]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

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眈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眈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眈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2]。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小，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

[2] 猩红色的栀子 栀子，一种常绿灌木，夏日开花，一般为白色或淡黄色；红栀子花是罕见的品种。据《广群芳谱》卷三十八引《万花谷》载：“蜀孟昶十月宴芳林园，赏红栀子花；其花六出而红，清香如梅。”

影的告别^[1]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四期。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作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可参看。

求乞者^[1]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